



三忠巷往事

□武晋宁 文/摄

我健身的方式之一，是吃过晚饭从家里出发，沿城区的主要街道往不同方向快步行走。行走在大街小巷，发现宁波不少街巷的名称既好听又好看，特别富有诗意和历史感。一次偶然路过三忠巷，只觉得这个巷名很独特，一定有故事。这天，脑子灵光一现，有个念头冒出来：在慈城朱贵祠旁有个纪念墓园，是明代鲁王时期与张苍水、黄宗羲先后起兵抗清三位义士的“三忠墓”，此地我先后去过两次。于是问题来了：都称“三忠”，闹市里的这个“三忠巷”与慈城的那个“三忠墓”有什么联系呢？资料说，三忠墓旧址在三忠巷内。

三忠巷位于江北区文教街道双东坊社区

《宁波市志》记载，三忠墓原有两座，占地81平方米，原有两方石碑。一方是“明故督师兵部侍郎慈溪冯公笃安王公翊之墓”，另一方是“皇清赐忠节前明兵科给事中董公之墓”。1981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1993年城市改造，这一带被定名“三忠巷”。同年，三忠墓被迁至慈城镇大宝山，与“朱贵祠”和“鸦片战争大宝山战役阵亡将士墓”为邻。

为搞清鸦片战争时藏军在宁波抗英的史实，我曾两次去过朱贵祠，不过都吃了闭门羹，只看到大宝山阵亡将士墓和迁移后的“三忠墓新址”碑。

因事先做了功课，我大致知道“三忠”的来龙去脉——

王翊，字完勋，号笃庵，慈溪人。顺治三年（1646年），南明军据守钱塘江抗击清兵，王翊以职方主事身份参加江防。后与黄宗羲等人四明山大岚结寨抗清，转战上虞、天台、三门、舟山、新昌等地，一度达万人之众。先后任河南道御史、副都御史、兵部右侍郎。顺治七年（1650年）于四明北溪村兵败，被团练捕获押解至今镇海用箭射死，首级悬挂于宁波西城门示

众，被朋友以计得之秘藏十二年。内，这一带在明代称马公桥。说走就走，骑着我的那辆破“永久”，开启了探寻三忠巷的小旅程。七拐八拐，终于在群楼之间一个角落的空地上找到了三忠墓旧址。旧址草坪的一角，孤零零地立有一块石碑，距旁边的两幢居民楼也就几米远，显得有些逼仄。

这块碑不大，字迹有些模糊。仔细辨认一下，正面刻“三忠墓旧址碑”，背面写道：

清顺治年间，邑人葬抗清义士董志平、王翊、冯京第遗骸于此，俗称“三忠墓”。因城市拓展，环境变异，为利于保护，特迁墓至慈城朱贵祠后郑山麓。爰立此碑，以示后人。

宁波市文物保护委员会
一九九五年十二月

董志宁，字幼安，鄞县人。在刑部退休官员钱肃乐支持下募兵抗清，被授大理寺评事，因与显贵不合而弃官。后与“宁波五君子”密谋收复宁波时，因泄密而败，“五君子”殉国，董志宁随鲁王至舟山，任兵科给事中，“时时奉使人内地，联络山寨诸军，以为海上策应”。顺治八年（1651年），董志宁在定海自刎而死，被清军枭首示众。妻刁罗氏服毒，儿子董士骏、董士骧投海。

冯京第，字跻仲，出自慈城冯氏一族。著书颇丰，人称“簞溪先生”。清军攻陷杭州后，他参加义军，历任隆武朝监军御史、兵部右侍郎。他最有名的事，是跑到日本，在江户幕府将军德川家的院子里哭了十四天，请求日本出兵救大明。幕府以“明朝灭亡关日本何事”为由不肯出兵。冯京第无奈返回，与王翊结寨四明山，人称“冯司马”。永历八年（1654年）在大岚顶山被人出卖，凌迟而死，部下保留了他一只手臂。

1664年，后人将王头、冯臂、董尸合葬于马公桥畔，是为三忠墓。

今大树还零落，异域谁招冯母魂。”

了解了这些，我的突出感觉是，宁波不仅多进士，也多义士。仅在抗击清军南下时，浙东就聚有百余座义军山寨，“三忠”是杰出代表。日月如梭。由马公桥而三忠巷而未来社区，这些过往的记忆也被消磨得差不多了。义士们的壮举只是留在了档案馆的故纸堆中。迁移至慈城大宝山的“三忠墓”也有一股凄凉的感觉。我先后两次去，都只见墓前杂草丛生，垃圾遍地，貌似无人管理。

以三忠巷、三忠墓为载体的“三忠文化”，是明末抗清斗争的见证，理应成为一处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。

吴越地 太平年

□李亚儿 文/摄

看着历史大剧《太平年》，心潮起伏。这一天，我来到了钱王祠。暮色已沉得化不开，匾额上“保境安民”四个字，深得如同古井深潭。

我忽然想起《太平年》里钱弘俶那句独白：“太平年，哪里是一句祝福……那是有人在看不见的地方，用脊梁给我们托起来的。”

公元978年，汴京的朝堂上，那个决定下得安静。没有铁马金戈的嘶鸣，没有玉石俱焚的烟尘，只有一卷铺展的吴越舆图，一句俯首的“臣俶不敏，敢不承命”。史书轻描淡写，以“纳土归宋”记录了这场抉择，却藏起了江南千里沃土，免遭兵燹的安稳。

走出钱王祠门，西湖就在眼前铺开。粼粼波光里，晃着苏堤的柳影，映着断桥的轮廓。保俶塔的影子长长的，像历史伸过来的一根手指，轻轻点在水面，漾开一圈圈细碎的涟漪。

保俶塔，正史记载“吴延爽建”。可杭州人信这个。他们说，钱王北去那日，杭州城的屋檐下，搬出了各自最深的念想。城南“李记”酒坊的老掌柜，颤巍巍捧出了压酒窖的方砖，那砖浸了30年的酒香；清河坊最好的绣娘阿婆，让儿子扛来了垫织机的青石板，石上凹痕里，还卡着一缕褪了色的红丝线；断桥边的老渔夫不说话，只把船头那块被风浪打磨得光滑如玉的卵石，轻轻放在堆起的砖石小山尖上。

就这样一块，一块，砖石叠着心意，乡思凝着期盼。

塔成，取名“保俶”。俶，是君王的名讳；塔，是百姓的掌纹。

原来，“保境安民”四个字，要这样写——君王先俯身保了民，民才用千年的香火与传说，反过来保住了君王的名字。

这名字保住的，是满觉陇的桂花年复一年把空气酿成蜜，是运河的漕船夜半推开的清波，是除夕夜全城亮起时，那一片让人心头一暖的无声的星河。

钱弘俶在汴京深宫，午夜梦回时，鼻尖萦绕的，或许就是这混合着花香、水汽与炊烟的江南味道。他舍了钱氏一姓的江山，得的，是吴越故土，岁岁安澜。

西湖水不言，只是轻轻拍岸。回望这千年过往，钱弘俶早已化作西湖边的一抹底色，在历史的悬崖边，他做出了最温柔也最坚定的选择：不是挥剑向前，逞一姓之雄，而是转过身，用后背抵住崩塌的巨石。

他扛住的，不是王朝的荣耀，不是钱姓的江山，是母亲锅里温着的饭，是孩子学堂里朗润的书，是石桥上的悠然漫步……是那些构成生活本身的、最细微也最坚韧的经纬。

夜色完全笼罩下来。杭州城的灯火次第亮起来了，倒映在西湖如镜的湖面上。湖滨的梧桐影里，有游人缓步，有笑语轻扬，这璀璨，这安宁，便是“人间天堂”的模样，便是历史给那份千年抉择的，最盛大也最温柔的答案。

